



回忆爷爷

□ 王健伟

因为有一个好爷爷,所以我童年的生活十分快乐。

我的童年是在老家度过的。那里坐落在大理河边,和城市相比,是个偏僻的小山村,和农村相比,它又是川道地区。由于当时父亲在人民公社工作,因而在我的记忆中,爷爷是我儿时快乐的精神源泉。

偶像

那时候的农村,条件落后、信息闭塞,母亲整天既要忙着地里的农活,又要忙着做家务,除了关心姐姐和我的健康吃穿外,就再无精力光顾其他了。而爷爷则是大理河上下川有名的生意人,在年轻时,赶骡子养马搞运输,走延安、过山西、下关中、上银川,做买卖、包工程,人走四海,是一道川出了名的大本事人。当时,人们重男轻女,而我又是在爷爷身边唯一的男孙,爷爷对我十分疼爱,我也就成了爷爷寸步不离的“影子”。

我崇拜爷爷威信高。在村里边爷爷总是说大事、了小事,就是村外,爷爷也是特别有威信。马蹄沟集市是农历逢一、逢六,五天一集,爷爷逢集必到,我也就自然成了集市上的常客。每次赶集的路上,总是有许多人等着和爷爷相跟上,一路说笑,而到了集市,更是围着一大圈人,和爷爷一起谈见识、谈世事、谈生意……

那时,时常有乡亲们用赊账的办法购置生产生活用品。川道里商贩都知道爷爷慷慨正直,说一不二,每每要求爷爷做保人。只要是乡亲们的事,爷爷总是慷慨相助,济人于一时困境。尤其是集市上商贩们有了矛盾或争议的时候,爷爷经常是调停人,也都能息事罢争,有时也有人觉得自己有点吃亏,见爷爷出面调停了,抛出一句“老王说了,吃点亏算了。”也就相互让着,相安无事了。

启蒙

由于爷爷对我的偏疼偏爱和爷爷的大丈夫情怀,我在七八岁时就学会了许多成年男人才有的“本事”,如划拳、喝酒、唱酒曲、捏码子……伴随着童年的笑声,我“小男子汉”的豪气也使暗暗生长起来了。

当然,爷爷除了教我这些,更从小教导我学习青松的刚正坚强,厚重做人。在那个农耕为主的乡村里,爷爷教我好好读书,认为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。可惜我儿时不爱学习,辜负了爷爷的许多期望。

捏码子是在赶集时看爷爷做生意的过程中学会的,那时做生意诚信第一,只要双方经过押子(指中介人)将码子一捏,得到了认同便可由押子唱明(即公开价格)成交,双方要共同信守。爷爷们的那个年代,手指头上形成的契约,即可忠诚如实地履行。爷爷经常引以为豪的就是一生从未失信于人,用他自己的话就是“一辈子没短过(指未欠过)人家的桃杏钱”。我现在还一直为他们那一代人所珍视的那个一诺千金、言出必行的信誉时代而唏嘘感叹!

愿望树

圣诞树是西方人的愿望树,而爷爷却是我现实中的“愿望树”。

我小时候最快乐的日子是马蹄沟逢集日,即农历的逢一、逢六。爷爷是生意人,上下川赶集就是他的“本职工作”。当时,爷爷从事的主要生意就是贩卖卤冰、沙蒿、骡马和银川面粉等。由于本村学校管理松散,我又淘气,老师们只要我不来学校捣乱,也就懒得管我。

到马蹄沟赶集,我最主要的愿望是“吃”。那时我最喜欢吃的是糊拔饼子,每集必吃,一般和爷爷各吃一碗,有时我就一个人“独享”了。在那个困难的年代,人们是舍不得在馆子里吃饭的,但无论如何,爷爷给我的一顿美食是必须保证的,也是他最乐意的。爷爷看着我吃得香喷喷的、乐哈哈地笑着的模样,让我终生难忘。

爷爷给我花钱,最舍不得的是买小人书。他认为那些书不务正、瞎花钱。我每次买时,总要和他“打斗”一番,要么赖着不走,要么干脆哭闹,每次总是爷爷斗不过我,认输了买上几本。我也便积着胜利的成果——成套的小人书,反复翻看,快乐无比。特别是一帮小朋友围着我听我讲故事的时候,更是神气活现,得意忘形了。

爷爷还常常带着我去看戏、听书。戏我看不懂,但每次都爱跟着爷爷去戏场,主要是为吃点美食、凑凑热闹。听书我却是十分喜爱,直至今日。尤其是一些成本成篇的长书,在当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农村,这些或歌谣清音、或赞扬侠义的作品对乡村孩子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。就像爷爷对我的抚育和教导,刻在我灵魂的深处,影响我的一生。



①



②



③



④

平凡生活

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美术作品,常常是超越艺术技法本身的佳作。尤其是那些表达社会发展和进步、关注时代精神表达、刻画普通人情感和思想的画作,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因为,平凡生活中总有精彩动人的瞬间,让艺术家汲取其中的养分,从而创造出值得赞美的作品。正在山东济南举办的“第十二届全国美展”巡展第一站,就用这两年获奖的美术精品,呈现了艺术之美和生活之美的天然共生关系。

图① 遥望

作者:王羽天 油画

图② 儿女情长

作者:陈治武欣 中国画

图③ 光影的故事

作者:黄洪涛 中国画

图④ 老广东小生活

作者:李智华 油画

且与书房

伴流年

□ 代连华

诗人陆游将书房取名为“书巢”。书巢的四面全是书,就连过道上也摆放着书。每天与书巢相伴,是诗人最惬意的人生。其实每位喜欢读书爱书的人,都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,哪怕是极小的。

儿时喜欢读书,大多是小人书或者是连环画,起初只是散放在桌子上或者床下面,后来父亲找来一个大纸盒子,把那些并不能真正称为书的书整齐地码进去,纸盒子充当小书房,想读书的时候,就从床下面拽出来,一本本翻看着。

初中时,我开始读古今名著,书的数量渐渐丰盈,纸盒子已经容纳不下大部头的书。那时小小的两间平房,挤着六口人,没有读书放书的地方。父亲求人给我打了一个三层小书柜,只能放在窗台上,虽然简陋,毕竟让我的那些书们有了一个落脚之地,每次读书时,再也不用钻箱子里去翻了。

窗台兼书房也别有韵味,可以透过玻璃望外面的风景。南园里的蔬菜郁郁葱葱,妈妈种的花儿开得灿烂缤纷,燕子们飞来飞去,偶尔会有几只蝴蝶飞进来。此书房虽不及大诗人陆游的书巢,却也了了他的那副对联:“万卷古今消永日,一窗昏晓送流年。”

结婚时没有住房,那些书便被塞进纸箱子里,也跟着我到处流浪。每次搬到新家时,我都要找块干净的地方,将书取出来,整齐地码在那里权作书房,生活固然清贫,有书相伴,日子也变得丰富多彩。虽然书房总是不尽如人意,对书的痴爱却不减,遇到心仪的书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来。于是,床上头、桌子下,甚至大衣柜里,堆了满满的,没有专属书房却处处是书房。

真正拥有一间书房,是搬入楼房之后,和儿子共用的房间。但是儿子的书并不多,于是我的那些书,终于扬眉吐气,整齐地摆放在书柜里。每天放学后,儿子写作业,我则安静地读书,偶尔会给儿子读一些书里的名言佳句。渐渐地,偏理科的儿子也喜欢读书了,写起作文来也得心应手。

因为爱好读书,我就没有时间光顾其他。读书时心态平和,外界的浮躁荡然无存,身心沉浸在书里安然宁静。

儿子上大学后,书房成为我的私人领地,一张书桌一台电脑,身后是满满的两柜子书,还有全国各地寄来的样报杂志,每天置身于书香之中心情愉悦。光阴如水匆匆逝去,人世沧桑中,书是不离不弃的朋友,而书房是容纳朋友的圣洁之地,每天坐在书房里与朋友相约,平凡的日子也变得精彩纷呈。

任时光荏苒,我自逍遥,且与书房伴流年。



翰墨展才情

□ 徐凌峰

新年伊始,著名军旅书画篆刻家张继的《中国书画千字文》诗书画印展在军事博物馆悄然拉开序幕。虽然展览不设开幕仪式,不搞研讨会,但是凭借作品精湛的艺术水准和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,吸引了观众前往一探。

张继诗作《中国书画千字文》是一部用韵文写成的书画史。全文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创作成四言诗,对中华五千年书画发展脉络与流派风格进行了诗意化表述,对重要人物或事件作了高度浓缩和生动精彩的艺术概括。从盘古开天地的传说说起,到结绳记事、伏羲画卦、崖壁刻划、庶民造字,以及史皇、仓颉开创书画的文明启蒙成长史,说得清清楚楚。在文字的安排上,从事实与影响出发,不限于朝代的长短,一人一事,千斟万酌,反复提炼剪裁,以求公允恰当。在行文造句上,工整押韵,音律悠扬,充满了诗歌的芬芳,翰墨的神韵,丹青的精彩以及金色的斑斓。

此展中最吸引观众眼球的是七十五米的绘画长卷《图说中国书画千字文》。这幅巨作,是作者苦心孤诣,依据《中国书画千字文》内容历时一年之久倾心创作完成的。长卷之上,二百多个具体人物的塑造涉及人物形象、动态、服装、道具,背景处理更是涉及人物、花鸟、山水和工笔、写意、工笔兼写等等。背景书法又涉及篆隶楷行草诸体及篆刻等等。其次是主题独特。作品打破了时空局限,将五千年中国书画史,前后贯穿,有机地融为一体。

其中,张继对耳熟能详的近现代数十位大师级人物的传神刻画,充分显示出他的写实功力、笔墨精神和艺术特色。与传统中国人物画的勾线手法不同,作者以挺拔劲的线条勾勒出主体人物的形态,并以白色格调渲染,使所有主体人物立体呈现,犹如一尊尊雕像矗立在观者面前。绘画背景施以古雅的色彩,给人一种苍厚感与神秘感。用心品读他的绘画,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引以为豪的华夏文明和正大气象。驻足于这一壮观的历史画卷前,大家赞叹不已,流连忘返。

渐行渐远的每一天

□ 王晓

不知道是岁数大做事效率低了,还是性子淡了,希望日子平平安安简简单单徐徐缓缓清清淡淡。当然,这只是理想的状况,甚至是奢望。现实是匆忙劳碌的,需要手脚并用应付的,甚至是纠结焦灼的。日子过得怎样?渐行渐远的每一天,我是否可以坦然面对?

刚刚过去的一年,于我而言,有可圈点的事。散文集《万叶千声》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,得到市里的创作资金扶持,在纸质媒体日渐式微的背景下,有这样的资助实属作者的幸运。书是我喜欢的式样,封面用的照片是我自己拍的,以安徽潜山的摩崖石刻为背景,一行人撑着各色雨伞逶迤而行,这些人都是我熟悉的朋友,共有一段难忘的徽州旅程,更主要的是这样的画面意境契合我的书名,雨落在石头上、树枝上、雨伞上,万叶千声,我听到了寂静。这本书里所收的篇幅记录我2014年在尘世里奔走的身影,收纳的除了铿锵足音,还有面对纷杂现实的疑虑和困顿。不是我们太单纯,是这个尘世太复杂。混沌需要精神醒心明志厉行,由此,才在业余有了这本书的面世。

这一年,我还通过了高级职称的评审。按理说,像我这样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同志,评个高级职称,实在算不上是事。但于我,还真一波三折。第一年递交申报材料,没做任何外围工作,一切按程序走,

未通过。身边人惊讶,他们眼里我应是通过的第一个,实力摆在那呢。评职称,人家最难的是核心期刊的论文,这最难的条件在我,就是小事一桩,平时在办公室,随意抓起一本工作常用的学习刊物,上面有我的文章。不把论文当评职称的大事,而是当日常工作中再寻常不过的事。听闻我未通过,大家想不通。自己倒没当回事,早一年迟一年不就工资相差一点嘛,天塌地不陷的,第二年继续呗。隐约觉得每个人报送材料的同时还做做其他公关的,看见也当没看见,继续按程序走,又是一年花未果。旁人看我这事,眼光意味深长了:活一把年纪不懂人情行礼,又不是考大学,以为分数够就行啊?自己也坐不住,一直询问到评审部门,哪里不符合要求通过不了。最后却是怎么也意想不到的原因:看表上填写的单位,以为不是评审范围内的,结果可想而知。知道是受这样细枝末节一而再再而三影响,恼火、郁闷之余,更多的是思考。多少这样似是而非的外在因素磨蚀激昂和蓬勃,勇猛和睿智,有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始作俑者,没有明确的对象,怎么发泄怒与怨呢?我们和我们周围的生态是互为彼此的,一体的,他人一举一动影响我们,反过来,我们的一言一行也波及他人,当自省自警自律自重。

去年我的足迹最远到了云南,沿途看

